

【厂子记忆】
曾经的
山东医工所实验厂

□孙葆元

在菜市场遇到一位姓严的工友。我们之间的称谓只能是工友,企业改革去行政化,我们的行政级别全部去掉,在劳动保障部门一律以企业职工入册。不敢妄称某长,只称哥们。他小我七岁,是个小老弟。告诉我,他退休了。

我们那时的“做工”不叫“打工”,而是叫“革命工作”。工作的工厂叫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实验厂。我去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,而叫红卫化工二厂,主营产品是黄磷。社会人不愿意叫学名,直接叫黄磷厂。

那是个好厂,说它好是产品在基础化工原料中举足轻重,可是黄磷是剧毒品,人人闻之色变。1970年我们一群年轻人就是以一种献身的精神从事这项生产的。当时叫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。黄磷浸泡在水里保存,它的燃点极低,只有37℃,一离开水就燃烧。燃烧起来十分恐怖,烈火腾腾,浓烟冲天,可是,我们这群玩惯了火的人不怕,工友们说了:一泡尿就能把它浇灭!包装黄磷的桶是铁质的密封桶,看似坚固,殊不知,时间长了,桶会腐蚀会漏,一旦桶里的水漏完,黄磷就自燃起来,火势逼人,谁都不敢靠近。不靠近还有一个原因,磷烟剧毒,谁愿意去送死?这样运输就成了问题,几次在货运列车上发生火灾,铁路部门不干了,谁敢运这样的危险品?可是黄磷是“战略物资”。几经协商,工厂与铁路达成协议,由工厂出押车员,一节专列派两名押车员,故事就出在这里。

小严是押车员,还给他配了一名姓工长做领导。大热的天,两个人守着消防桶坐在闷罐车里。车到一个小站,短暂停靠,小严看到站台上有个水管子,就甩了衣服下车冲凉,怕手进水,摘下来放到水池台上。这时开车铃声响了,小严使命在身,抬腿就往罐车上跑,猴似的一跃而上。列车开动了,他才想起那只上海牌手表还在水池上。哎哟妈呀,这可怎么是好,一块表一百二十元,是他一年的工资收入,而且还得不吃不喝。一个工人全部的身价都在那块表上!好个小严,连想都没想,顺着列车开行的方向就跳下去。那位张工长一看,傻眼了,小严要是跳出人命,他可是要负责的!心下一急,忘了押车的责任,也逆着列车运行的方向跳下去。小严没事,跑到水管边拿到了那块表,张工长却摔晕了,送到医院抢救。为这事,两个家伙都受到大会点名批评,本来严肃的批评会开成逗乐会,“革命的同志们”一边听会一边哈哈大笑,会场乐翻了天,小严就被乐成英雄。以后我问过小严,你怎么就练就了铁道游击队的功夫?小严说,我是顺着火车跳,那个傻子逆着火车跳,他能不摔晕吗!

黄磷厂选址在城市边缘,四周全是庄稼地,少有人迹。黄磷生产污染严重,它的排水、空气都给周围环境造成影响,旁边的山东大学数度抗议没有用。黄磷的排水污染了下游农民的藕池,农民来了,不由分说,先抢食堂,后堵大门,黄磷的电炉停火了。黄磷厂的失败在于工业布局的失策,从布局开始就错了,给社会带来产品的同时也带来灾难。

关掉的黄磷厂并入红卫制药厂,看这名字起的,带着时代的标签。一群年轻人又转入有机化学的合成工艺专业,缺乏今天倡导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管理,不懂世界制药企业还有FTA管理,把“干打垒”当成神圣,把生命代价叫做献身。他们还是干出了追赶时代的医药产品,呋喃类产品出口创汇,一时利润惊人。

不久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入住,这个工厂归属于这个研究机构,衍生出心脑血管类、解热镇疼类、抗菌类、精神类、计划生育类五大类型的产品。可是医药工业研究所占领了这块适宜发展的土地后,很快又与它的实验厂脱钩,实验厂没有专心致志做大做强自己的本行,以后它实行股份制,进行私有化改造,换了无数辉煌的名字,却昙花一现,那口号里的辉煌最终褪掉一夜的光泽。

与济南市内其他公园相比,位于经三路的中山公园显得冷清得多。这里最著名的风景,不是公园里面的假山飞石,而是一个古旧书市。这个济南最早的公园的故事,值得我们诉说。

中山公园,不只是卖旧书的集市

本报记者 朱文龙

>> 旧书市场的故事

中山公园,这个名字对我不太陌生,在全国各地,有许多以孙中山先生的名讳命名的公园,最有名的就是青岛市那座开满樱花的中山公园。济南的这处中山公园是不是也像青岛中山公园这样美丽呢?

带着对中山公园的遐想,我来到了这里。下车后,往东走两步,就看到了公园的大门。公园外很安静,路的一边停着一排收起后视镜的汽车,两边种着大棵大棵的榕树,显得静谧而安详。

进入中山公园之后,有点失望,这个公园太小了,这里没有樱花,也没有流水,只有老人在打牌、跳广场舞。根本不用打听,我就轻易地找到了旧书市场。

这个市场没有我想象中的

大,在门口基本上就能看个大概。市场总体来说,很原始,摊位和商贩交织。抬头往上一看,还是个露天市场。摊位上摆满了一排排旧书,有中外名著、毛泽东语录、连环画、工具书等等,甚至连一些旧表、收音机都有卖,说起是书摊,其实更像是一个杂货店。

和一位摊主聊了聊,得知这些旧书虽然品相不好,而且没有精心包装,但是里面有不少好东西,尤其是一些老档案、老照片、书画等,吸引了大量的济南甚至是外地的收藏爱好者来此淘货。

据说,这个旧书市场是2003年6月份开办的。销售的旧书很多都是被家庭淘汰后论斤卖出

去的,商贩将这些书籍收购回来后,对于有价值的书籍再进行分类整理。旧书大多原价不过几块钱,但在当时售出的年代也不便宜,现在的二手价更是远远超过了原价,甚至比同版本的新书还要贵,前来买书的大多不是为看,更多是为了收藏。普通旧书销量很低,每本书也就挣几毛钱或几块钱,真正盈利的还要依靠有历史价值的“限量版”书,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版书籍,虽然纸已经变得焦黄,但因为稀缺售价能达到300元。

“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淘书的不多了。”一位摊主幽幽地说道。我仔细观察了一阵,诚如他所言,来市场淘书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,年轻人非常少。



▲昔日中山公园一角。

>> 中山公园的前世今生

出了书市,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,此时来了一个环卫工人,三言两语就聊了起来,当说起公园的情况时,这位工人长叹了一口气:“现在来公园玩的,基本上都是附近的老人,还真没见到过专门来公园游玩的,哦,来买旧书的除外。”

有不少人和这位环卫工的观点相似,来中山公园就是淘书的,什么公园的景致,还真没什么兴致探访。

当我把这个事情告诉熟知的一位对济南历史颇有研究的张先生时,他笑了笑,说了一句:“他们哪里知道中山公园的价值!”张先生说,中山公园最初叫做商埠公园,是济南第一座公园。在开埠的那一年,就有了公园的规划,最初规划面积达八公顷,建成后实际建筑面积少了一半,不过里面也有山石泉水,亭台曲径,奇花异木,蝉噪鸟鸣。虽说小,但也是当时济南首屈一指的公园。

公园内部的布置颇有趣,有西式六角形喷水池,有中式的庑殿顶四照亭,还有一个茶社。每周日下午四时,乐团便来此演奏西洋音乐。因为吸引的游客较多,所以公园还专门设立了“夜票”,开放到晚上十点,为此园方还安装了电灯,是由赫赫有名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赞助的。

1925年4月4日,省城社会各界在公园召开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,孙中山遗像至公园安放,社会各界赠送的挽联挂满公园,公园自此改称中山公园。

1927年,公园开始养起了动物,开始的时候仅是鸡、兔子、金鱼等小动物,后来公园东部专门开辟了一块区域作为动物园,相继引进了梅花鹿、美国羊、狗熊、狐狸、箭猪和老鹰等动物。

1928年,五三惨案爆发,济南各界在此集会,抗议日寇暴行,并将公园改称五三公园,在公园里竖立起蒋介石亲笔题写的“五

三纪念碑”。

1937年,济南沦陷,日本侵略者推倒了“五三纪念碑”,在园内盖起了神社,挖上了战壕,将园内的建筑、树木毁坏殆尽。其中日本人修建的神社位于公园的西北,解放后曾作为藏书室和儿童阅览室,1974年被焚毁。

1951年,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,园内曾建有人民俱乐部,后改建为人民公园礼堂,里面经常放映电影。当时,人民公园的许多游乐设施诸如滑梯、电马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前来游玩。

1986年,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,人民公园复称为中山公园。由孙中山孙女孙穗芳捐赠的孙中山全身铜像立于公园南侧回廊旁,基座的每个立面分别雕刻着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体现了孙中山的政治抱负。

>> 激荡的爱国主义精神

最能体现出中山公园历史辉煌的,是曾经存在园中的两个建筑,一个是商品陈列馆,一个是四照亭。

商品陈列馆,原址位于公园的西北部。用途顾名思义,是用来陈列各种商品的。

民国初期,洋货大量倾销国内市场,中外贸易逆差严重,为了振兴民族实业,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国货的政策,众多民族资本家发出了与外商竞争的倡议。1915年,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,被工商业人士视为国货扬名的最好机会。为此,北洋政府发出命令,希望各省积极筹备,选出能

够代表中国商品实力的国货,去和洋人一争高低。

在这种背景下,山东的有识之士决定在中山公园先举办一次物品展览会,选拔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优质产品。于是,以山东都督靳云鹏为名誉会长、山东巡按使蔡儒楷为会长的“山东展览会兼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”成立。

成立后,协会耗资九千多元,在公园原陈列馆的后面,新建了一座长三十丈、宽八丈的大型展厅,这就是商品陈列馆。

1914年6月15日,展会开幕,参观展览的中外来宾每天都超过上万人,这是济南乃至山东历史

上第一次商业盛会,经过评选后,有两百余种优秀产品被送到巴拿马赛会展出、参评,其中宏济堂福字牌阿胶和张裕葡萄酒等荣获巴拿马赛会金奖。

说完商品陈列馆,再说说四照亭,虽然这处景点早已不在,但是许多历史性大事件上都有它浓重的一笔。如1920年济南大旱时这里曾举行过筹赈游艺大会;1924年王尽美曾联合十三个社会团体代表在这里举行过反帝集会等等。

现在的落寞,不能掩盖曾经的辉煌,在济南的近现代史上,中山公园以自己的独特魅力,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篇章。